

笑林广记

〔清〕游戏圣人 编
王丙杰 主编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笑林广记

〔清〕游戏圣人 编
王丙杰 主编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笑林广记

主 编:王丙杰

责任编辑:陈赫男 马明仁

封面设计:工作室

地 址: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

邮 编:100054

出 版:北京燕山出版社

发 行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版 次: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16 开 787 × 1092 毫米

字 数:4500 千字

印 张:300

定 价:480.00 元(全十册)

版权所有,盗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

前 言

《笑林广记》是集民族传统笑话之大成者。以诙谐幽默、通俗易懂的风格来反映炎凉世态、情趣人生是它最独到的特色。人生世相百态尽在书中，兼以丰富的插图与词条，聊博一笑而已。

本书独辟蹊径，以机趣、夸张的眼光审视世界，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活笑话集。全书多取自明清笑话，或编者行编撰，语言风趣、文字简练隽永。清初·游戏主人版：全书分为十二部，每部皆有其独特主题。古艳（官职科名等）、腐流、术业、形体、殊禀（痴善忘等）、闺风、世讳（帮闲媚优等）、僧道、含吝、贫窶、讥讽、谬误。明清时期的世俗人情尽在这十二部中。

目 录

笑林广记(上).....	1
笑林广记(下)	63
笑 林	116
舌华录	171
开颜录	297
笑笑录	334

笑 林 广 记



笑林广记（上）

古 艳 部

发利市

一位官员刚刚上任，在门前做完祭祀仪式后，看见地上有没有烧完的纸钱，便拿了一块锡锭藏起来。门人对他说：“老爷，这是纸钱，你拿它干什么啊？”他回答：“我刚刚上任，想在一开始就发个利市。”

贪 官

有个农夫种下的茄子死了，不知原因，就去向老菜农请教。老菜农说：“这没有什么困难，你在种下茄子时将一枚钱币一起埋下，树就活了。”农夫问他什么原因，老菜农说：“就像贪官审案一样，有钱的就让他活着，没钱的就叫他死。”

有 理

一个当官的特别贪婪，原告送给他五十两银子，被告听说后，立刻加倍贿赂。开庭审案时，当官的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叫衙役打起了原告。原告伸出五个手指说：“老爷，小人是合理的。”当官的伸出手掌，掌心向下，说：“原告，你虽然有理，”又将手掌一翻，说：“但被告比你更有理。”

取 金

一位官老爷拿着银票到银铺取两锭银子，银铺老板送到后面大堂问价时，当官





笑林广记



的问多少钱，老板说：“现在老爷要用，我只收平时价格的半价就可以了。”官员对手下人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还他一锭银子。”手下人还给老板一锭后，老板仍在等着领钱，官员说：“钱已经给你了。”老板道：“老爷，您还没给。”官员马上就怒了：“你个奸商，你说只收半价，所以我还了一锭银子给你，抵了一半的价钱，我并没有让你吃亏，你怎么蛮不讲理！快把他赶出去！”

不 明

一个当官的昏庸无能，喜欢喝酒并不理政事，喜欢钱财，欺诈老百姓。老百姓对他十分怨恨，作诗讽刺他：“黑漆皮灯笼，白天萤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磬，冬瓜撞木钟。唯知钱与酒，不管正和公。”

启 奏

一个当朝宦官的乌纱帽被老婆踩破了，十分恼怒，就跟皇上说：“臣启奏陛下，我老婆昨天与我吵架，把我的乌纱帽踩破了。”皇上传旨道：“这算不了什么，皇后有时与我一言不合，就将我的平天冠打得粉碎，你老婆踩破你的乌纱帽又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偷 牛

有人丢失了一头牛，便向官府报了案。官老爷问：“你的牛什么时候丢的？”这个人回答：“老爷，明天。”当差的在一边就笑了起来，官老爷非常气愤，说：“一定是你偷的。”当差的甩甩袖子说：“老爷，您随便搜吧。”

强盗脚

一个农民第一次进城，看见木桶悬挂在城墙上，就问过路的人：“桶里装的是什么？”路人回答道：“是强盗的脑袋。”这个农民到了县衙前，看见有数不清的木匣钉在谯楼上，里面装的是前任官员留下的靴子，这个农民点头说：“城墙挂的是强盗的脑袋，这里面装的一定是强盗的脚了。”





同 僚

有个人的妻子和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居住。有一天妾要去看看妻子，于是与丈夫商量应该怎样写拜帖，丈夫说：“应该称呼‘寅弟’。”妾问这是为什么，丈夫说：“同乡写拜帖，都用这个称呼，这是官府的习惯称呼。”妾又问：“我们没有官职，为何也要这样写？”丈夫道：“我们虽然没有官职，但总还是同僚吧！”

州 同

一个人十分喜欢古董。他看见有人卖文王鼎的，就用一百两银子买了下来。这时又有一人拿了一把夜壶来，夜壶表面的铜色斑斑驳驳，并说这是周武王时代的東西，要价也很高。喜欢古董的人说：“这壶表面的铜色很好，只是里面很臭。”卖壶的人回答说：“里面是很臭，但这与州同（知州的副手）不是一样吗？”

老 父

一个老百姓受到皇上的封赏，第一次和县官见面时，县官见他年纪很大，所以称他“老先”。这个人怒气冲冲地回来了。有人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：“这县官太欺负人了，本来他应叫我‘老先生’才对，却去掉最末一字，叫我‘老先’，显然是看不起我，所以我称呼他时也没让他占了便宜。”那人便问他如何称呼县官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本该叫他‘老父母’，现在也去掉最后一字，叫他‘老父’。”

坐 监

一个监生的妻子经常劝说丈夫认真读书，监生很不耐烦，想住到清静的寺庙里去。因为他没有书箱，就让脚夫用挑箩的担子挑上书先走。脚夫走到一半的路程，感到非常疲劳，就坐在担子上歇了一会儿。这时监生也到了，听见旁人说脚夫下面坐的是《通鉴》，就十分生气地斥责脚夫。脚夫慌忙赔罪：“小人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监（鉴），千万不要怪罪。”



笑林广记



咬飞边

一个穷人在路上遇见一名监生，就一下子扑过去，抱住监生咬了他耳朵一口。监生很气愤并吃惊地问那个穷人，穷人回答说：“我十分贫穷，今天忽然看见一大锭银子，为什么不咬下些边角来用用呢？”

书低

一名书生在寺庙里租了一个房子用来看书，每天都出去玩。有一天下午，书生回到房间，叫书童拿书来。书童拿了《文选》给他，他看了看说“低”，又拿过《汉书》，他又说“低”，拿过《史记》，他仍然叫“低”。寺里和尚吃惊地说：“这三卷书如果读熟一卷，就可以算是饱读诗书，你怎么都说低呢。”书生说：“我只不过要睡觉，把书当成枕头而已。”

监生白大

城里和乡下两个监生发生争执，互相攀比谁大。城里监生嘲笑乡下监生道：“我们城里人见多识广，而你们乡下人却孤陋寡闻。”在互相争辩中两人一起向大街走去，走到一家大门前，门匾上写着“大中承”三字，城里的监生指着字倒念：“这不是”“承（城）中人吗？”证明了城里监生比乡下的大。他们又走到一家门前，门匾上写着“大理卿”，乡下监生把“卿”字读成“乡（乡）”字，也忙指着匾倒念：“这是‘乡（乡）里大’吧。”两个人一直没有分出谁大谁小，又来到一寺门前，门上题着“大士阁”三字，于是都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原来我们两个人都是大的。”

自不识

有个监生穿上大衣，戴上了他的帽子，在衣镜前照看，得意地对他老婆说：“你看镜子里面是谁？”老婆骂道：“臭乌龟，亏你还做了监生呢，连自己（字）都不认识了。”



监生拜父

一个人按照惯例成为监生，嘱咐家仆备好拜帖，拜见自己的父亲。仆人说：“父子之间怎么能用拜帖呢，这样做会不会遭人议论。”监生说：“不会的，今天是晋升的开始，别的客都拜了，怎能不拜自己的父亲呢？”家仆于是问道：“怎么称呼才好呢？”监生沉吟着说：“你就写‘眷侍教生’。”父亲看了帖子后，就怒气冲冲地责问监生。监生说：“经过我的深思熟虑后，觉的这个称呼是十分贴切的，你自己有不明白之处。父子之间是直系中最亲近的关系，所以称‘眷’；‘侍’的意思是儿子侍立在父亲旁边；‘教’是指父亲从我小时就像老师一样教诲我；‘生’字指我是父母所生。”父亲更加生气，指责这种称呼狗屁不通，于是监生对家仆说：“父亲可能是嫌我太呆了，你去再写个‘晚生’的拜帖来吧！”

半字不值

有个监生的老婆说监生孤陋寡闻，劝他好好读书。监生问：“读书有何益处呢？”老婆告诉他：“一字值千金，怎么说没好处呢？”监生回答：“难道我这辈子半个字也不值吗？”

借药碾

一个监生在临死时，告诉自己的老婆：“我这一生就挣了这身衣帽，我死后要把这身衣帽和我埋葬在一起。”老婆点了点头。监生死后，给他穿完衣帽，只有那顶圆帽怎么也戴不上。老婆哭着说道：“我的老天爷，你怎么连戴一顶帽子的福气也没有呢。”没想到监生又活过来，睁开眼对他老婆说：“我是一定要戴帽子的。”老婆说：“不是不想给你戴，只恨你枕的枕头放不稳。”监生说：“把对门医生家的药碾子借过来当枕头好了。”

斋戒库

有个姓齐的监生，家里十分富有，只是不大识字。有一天太守写了一张纸条，让手下人买两只鸡和一只兔子。差人不认识纸上的字，求齐监生帮他认一认。齐监生看完后说：“买两只鸡，再免去一只。”差人于是就只买了一只鸡向太守回话，太



笑林广记



守看见了非常生气：“我写的是买两只鸡，一只兔子，你为什么只买了一只鸡？”齐监生就被差人关进斋戒库里面，要追究他的责任。齐监生在库里看见碑文上写着“斋戒”二字，以为是他父亲齐成的名字，十分惊愕地睁大眼睛，一下子痛哭起来。旁人问他怎么了，他回答：“这个碑是我父亲的灵位，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，我看见后十分伤心，怎么能不哭呢？”

附 例

一个秀才害怕考试。在考试的那天，他直到晚上也写不出文章，于是在卷子上写了几个大字：“惟其如此，所以如此。若要如此，何苦如此。”考官看后笑着说：“能写出这四句话，毕竟还是个附例。”

春生帖

一个有钱的人但是他没有什么文化，对朋友说：“有个人做事很不妥当，早上来看我的时候，居然写的是晚生帖子。”旁边有个监生跟着说：“这个人虽然做得不对，但差得不多，现在还是秋天，竟有客人写春生帖子哩！”

借 牛

有个人向财主借牛，财主手里拿着借据，当时正好有客人在旁边，怕别人看出自己不识字，假装打开借据观看，对借牛的人说：“我知道了，等会儿我就来。”

吃乳饼

一个财主和别人聊天的时候，说小孩一般吃谁的奶长大就会像谁，因为小孩吃她的奶水，所以有相通之处。旁边的人就对财主说：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您一定是从小吃乳饼长大的。”

不愿富

一个鬼在投生时，阎王判他生在富人家。鬼说：“我不想以后太有钱，只想一辈子衣食不缺，没有是是非非的烦事，每天烧清香，喝浓茶，过安闲自在的日子就



够了。”阎王说：“你如果想要银子，我就再给你一万两，想过安闲日子享清福，却没有你的份儿。”

医银入肚

有个财主嘴里含着一块银子，不小心吞了下去，肚子痛得厉害，就去找医生给他看病。医生说：“这个很容易，你先买一副纸牌，烧成灰咽下去，再用燃着的苦艾草烧肚脐，银子自然就会出来。”财主不明白为什么就问医生，医生说：“外面用火烧，里面有强盗打劫，还怕你的银子不出来吗？”

田主见鸡

一个财主有很多耕地，就租给张三去种，租价是一亩地交一只鸡。张三把鸡藏在背后。财主见他没有拿鸡，就拿腔作调地说：“这个田以后就不给你种了。”张三忙把鸡拿出来，财主又吟道：“不给你种还能给谁种。”张三于是问：“为什么刚开始不租给我，后来又要给我了呢？”财主说：“刚开始是无稽（鸡）之谈，后来是见机（鸡）行事。”

夜巡

一位武职官员晚上出去查夜。有一个人违反了宵禁的规矩，并自称是由于白天在学校上课而影响晚上回家了。武官说：“你既然是一位读书人，那我就考一考你。”书生请他命题，武官想了半天没想出一题，就大声喝道：“老天帮助你，今天晚上我想不出来题目了。”

辽东的一位武官不认得字，被人参奏，他让别人读弹劾的折子。上面说：“所当革任回卫者也。”武官痛哭道：“革去我的职务，让我回到原来的卫所，这是小事一桩，但是，‘者也’两个字我怎么能担当得起呢？”有人听到此话后笑个不停，我说：“不要发笑，不要发笑。近来，天下的一切事情都被‘者也之中’一辈人操纵了。这位武官如此痛哭，跟贾太傅（贾谊）的哭比起来武官的哭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



笑林广记



腐 流 部

争 脏

祭祀仪式结束后，两个教书先生为了一个猪的内脏争了起来。两个人各抓住内脏的一头，一个人力气稍大，把内脏据为己有。另一人两只手只抓了一捧油，于是说：“我虽然没有得到大葬（脏），你也没有得到油。”

放 肆

一个学道的人在女儿当天出嫁后，心神不宁，直到半夜还在门走来走去。仆人对他说：“老爷，夜深了，您回去睡觉吧！”这位先生顿足怒吼：“你不知道，现在那个小畜生（指他的女婿）正在家里放肆呢！”

贲 礼

广文到任时，他的门人拿了五十文钱去给他祝贺，并在帖子上写道：“谨具贺贲仪五十文，门人某百顿首拜。”广文看了帖子后，写上一句话退给他：“请减去五十拜，补足一百文如何？”门人回答：“我宁愿给您拜一百五十下，您把那五十文还给我吧。”

廩 粮

一个粮长把粮食收在仓库里。很多老鼠在仓库里，他通过偷偷观察，发现其中还有一群黄鼠狼，于是开仓捕捉。黄鼠狼有护身屁，在被追赶时一连放了几个，粮长于是大骂：“这畜生这么能放屁，它也把粮食给吃了。”



野 味

甲乙二人去考试。甲说道：“我晚上梦见一木冲天，这是什么兆头呢？”乙说：“一木冲天，乃是未字，恐怕不是好兆头。”乙于是说起自己做的梦，梦见天空中飞着一只野鸡，并说这一定是文明之象，考中是没问题的。甲听后摇头说：“唉，那只不过是野味而已。”

僧士诘辩

秀才问和尚：“你们经典内的‘南无’二字应该读作‘杳杳’，你们为什么要读作‘那摩’呢？”和尚反问秀才：“相公，《四书》上‘于戏’二字，为什么也读作‘呜呼’？相公如果念作‘于戏’，小僧就读作‘南无’，相公如果是一命呜呼，小僧自然要念南无陀佛。”

无一物

很多寺庙经常有一伙盗贼出入，只有土地庙除外。等他们去了土地庙挖开以后，见里面空空如也，便惊叹道：“没想到他只是看上去很富有，原来腹中什么都没有。”

做不出

一个租户经常欠租金，每当地主向他要的时候，他便推说耕地不肥没有收成。地主大怒：“明年我自己种，看能不能长出庄稼来？”租户说：“不管您怎么用心去种，终究是长不出来的。”

凑不起

一个学生去应试，在考场里苦苦思索。其他应考的人答完后都出去了。考场外他的仆人等了好长时间不见他出来，仆人甲对仆人乙说：“做文章得写很多字吗？”仆人乙说：“不好说，应该也就五六百字吧？”仆人甲说：“才五六百字，难道他就



笑
林
广
记



连五六百字都不会吗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出来？”仆人乙说：“他应该会五六百字，只是一时凑不齐罢了。”

不完卷

有个考生卷子没有答完，结果只考了甲四等，受到责打。他对朋友说：“我只是缺了半篇卷子罢了。”朋友对他说：“这样还好，要是那些考题都被你做完，会被打死的。”

梦入泮

有个童生向神祈梦，问是否能考上官府学校？神问他：“你祖父是不是科甲出身？”他回答：“不是。”神又问：“你家富裕吗？”答道：“不富裕。”神笑着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你还做什么梦。”

谒孔庙

有个人通过贿赂进了官府学校，于是就去拜谒孔子庙，谁知孔子却下来施礼。那人说：“今天是我来拜访您，您应该坐在上面。”孔子说：“岂敢，你是我孔方兄的弟子，断断不敢受拜。”

狗头师

傍晚，船上坐着一个学馆的先生，他正在回家的路上，船家问道：“相公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我属狗，过年就50岁了。”船家说：“我也是属狗的，为什么我们差别这么大呢？”又问道：“你是几月份出生？”回答道：“正月。”船家顿时醒悟：“对了对了，难怪是这样，我十二月出生，正好是狗尾，所以摇船摇了一生；先生您正月出生，正逢狗头，所以教（叫）了一辈子书。”

狗坐馆

一个人习惯说谎话。有一天对亲家说：“我家里有三件宝贝：一头牛能日行千



里，一只鸡每更都啼叫，还有一条狗能读书。”亲家惊异地说：“既然有这么奇怪的事，过些日子一定登门看看。”这个人回家后向妻子说了这件事，害怕一时说了谎没法应付。妻子说：“没关系，我自会处理。”亲家第二天来访，妻子说：“他（丈夫）早晨就去北京了。”亲家问什么时候回来，妻子说：“过七八天就回来了。”亲家又问：“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？”妻子道：“他骑家里的牛出去的。”亲家问：“听说家里还有能报更的鸡？”这时正是中午，鸡叫起来，妻子忙说“正是这只鸡，不但夜里能报更，白天看见有生客来也要叫的。”亲家又问：“那条能读书的狗也让我看看吧？”妻子答：“我不瞒您，因为家里很贫寒，那条狗出去坐馆教书去了。”

师赞徒

学馆先生为了保住教书这碗饭，经常说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如何聪明，东家不太相信，让先生和学生当面对对子。先生于是出题为：“蟹”，学生对“朶”，先生称赞不已。东家却不太明白，先生说：“我出的对子有隐意，蟹横着走路的，你的令郎对‘朶’，有独立的意思，对的不是很绝妙吗？”东家又让他们对两字的对子。先生便说：“割稻。”学生便对：“行房。”先生又称赞不绝。东家大怒，先生急忙说：“这个对子也有隐意，我出‘割稻’，是为了积谷防饥，他对‘行房’，是为养儿防老。”

请先生

一师惯谋人馆，被冥王知道了，冥王就派夜叉去捉拿他，先生躲在门里面不出来。夜叉想出一个计策，在门外哄骗说：“你快出来吧，有一个好馆请你。”这先生听说有好馆，立刻就出来了，夜叉把他捉住了。先生说：“看你这鬼头鬼脑的样子，就不像是请先生的。”

赤壁赋

一个惯于读白字的庸师，有一天夜里他和自己的学生谈《前赤壁赋》和《后赤壁赋》时，将“赋”读成了“贼”字，此时正好有个小偷潜伏在窗外。庸师大声朗读道：“这前面的《拆（赤）壁贼（赋）》啊！”小偷听了大吃一惊，觉得自己可能被人发现了，不如从房后进去。这时夜已经深了，庸师讲完后到后房睡觉，



笑

林

广

记





上床后，继续和学生讨论《后赤壁赋》，和刚才读得一样。小偷在房外叹息道：“我不管在房前还是房后，都被这个先生发现了，这家人有了这位先生，连看家狗都不用养了。”

先生意气

主人向先生问道：“为什么讲书讲不明白？”先生说：“你是知道我的，但凡我胸中的学问，若不讲出来，天诛地灭。”主人又问：“你若讲不出来，也应该好好地坐着。”先生回答：“只因为没吃饱饭，所以不得不来回走动。”主人说：“既是这样，为什么饭食略微粗淡一些，就要责备主人？”先生很不高兴：“如果连这点意气都没有，还像个先生吗？”

改对

一教书先生在对字课上出“马嘶”两字让学生对，一个学生站出来对“鹏奋”，先生说：“对得好，不要再改了。”学生施礼退下。又一个学生对“牛屎”，先生很生气：“狗屁！”这个学生也想施礼退下，先生制止说：“你的对子没对好，怎么就走了？”学生说：“我对的是牛屎，先生改的是狗屁。”

挞徒

学馆中的两个学生，一个聪明，一个愚笨。先生晚上出来授课，看见院子里种着梅树，指着梅树说：“老梅。”一个学生见花盆中栽着小柏树，应声对道：“小柏。”先生说对得好，又让另一位学生对，这位学生对道：“阿爹。”先生见他对得驴唇不对马嘴，很生气地对着他的脑袋打了一下，教书先生在学馆里对学生笑着说“他对小柏（伯）你不打，倒来打阿爹。”

想船家

教书先生到家，他妻子偶然谈起“喷嚏鼻子痒，有人背后想”。教书先生说道：“我常常在学堂里面打喷嚏。”妻子说：“那是我在家想你了。”第二年，先生仍要去东家学堂教书，告别妻子后登船起程，太阳刚刚升起，船家被太阳一照，连打几

